

编者按语

1997年12月，由我所编辑的三份非正式出版的学术《通讯》曾经出版过一份联合刊，题名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建设专题讨论”。这个联合刊刊出了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名誉所长费孝通教授及我所其他部分研究人员关于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建设的意见和讨论。

作为这个讨论的延续，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于1999年6月14日组织京津地区社会学、人类学学者在北京大学展开了进一步的座谈，费孝通教授及来自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等学术单位的十几位学者出席了讨论会，讨论的题目为“中国社会学恢复20年回顾与展望”。大家结合对于学科建设大方向的想法和近年来自己专题研究的成果，对于这些专题今后的研究方向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部分出席者准备了发言提纲，其他出席者在会后也陆续向我们提供了他们的书面发言提纲。在这里，我们谨把大家在6月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以笔谈的方式刊印在这一联合刊中，题目定为“走向21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

1999年11月，为庆祝费孝通教授诞生90周年，我们与其他部门联合在吴江市举办了一个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各地、香港、台湾等地的社会学、人类学学者们坐在一起，进一步深入地讨论了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学科建设问题与两岸三地学术界今后的交流与合作的前景。吴江会议的论文将另外编辑成文集正式出版。

我们之所以孜孜以求地关注与组织讨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实在是因为这个题目对于这两个学科来讲太重要了。首先是因为这两个学科在中国社会的坎坷命运；其次是，甚至更重要的是因为坎坷命运所造成的学科建设本身在今天所面临的各种困难。自社会学和人类学从西方引入到中国大学的讲堂开始，“中国化”和“本土化”问题就不断地成为讨论甚至辩论的议题。把从西方社会生长出来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知识移植到具有本土的价值体系和学术传统的中国，的确面临着—个适用性问题。人类学的传统曾经是以研究异族甚或“野蛮”部落社会为己任，而自费孝通教授的《江村经济》开始，中国的人类学家多年来研究的主要是自己生长于其中的中国社会。以宏观社会思考为己任的社会学，在美国发展成了两种倾向，即继承宏观体系传统的强调理论的社会学家和喜欢数字图表和从事实证研究的社会学家。而无论是他们的宏观理论（包括基本概念和命题）还是他们的研究方法（包括指标体系和调查技术），应用于有着几千年历史传统的中国社会，还需要一种跨文化的转换和验证过程，而人类学提倡的不同文化之间比较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将有利于这种跨文化的理解与交流。

这两个学科具有这样的发展历史，使得新中国成立后的学科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学科重建工作成为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不过中国学者也有自己的创建，譬如，恰恰是中国的人类学家开创了用人类学研究本土社会的传统；恰恰是中国的社会学家要不断讨论社会学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实用性问题。中国是世界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例外。所以对于社会学“中国化”和“本土化”的讨论，正是寻找中国社会与其他社会相比所具有的共性和特性的努力，也是把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纳入国际社会学学科的努力，应该成为中国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对这两个学科做出贡献的组成部分。

当然，在这次联合刊各篇文章中的观点和提出的问题，仍然只是抛砖引玉，目的是向所有的同行请教，并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使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这两个学科真正站在坚实的学术基础上，在21世纪中得到长足的发展。

今后我们的《通讯》还将继续关注社会学与人类学学科建设的有关问题，并及时反映方方面面的各种意见，从而为社会学与人类学在中国的学科建设尽一份心力。我们热诚地欢迎大家踊跃投稿，参加我们对于学科建设的讨论与笔谈。

编者

*** ***** ***** ***** ***** ***** ***** ***** ***** *****

